

第十一回 哭窮途公子捐生 救顛危禪僧仗義

詞云：

野草閑花遍地愁，龍爭虎鬥幾時休？抬頭吳越秦漢楚，細看梁唐晉漢周。萬事俱從忙裏錯，誰人肯向死前休。賢愚千載知誰是，滿眼蓬蒿共一丘。

詩曰：

只身流落到揚州，拼命懸軀欲喪幽。

香池救得孤忠後，到底忻逢故舊留。

話說梅公子吊在樹上，命如五鼓瑤臺月，氣似三更油盡燈。

不言梅璧吊頸，且說本廟有個化陀和尚，因早晨有個施主打齋，他多吃了些東西，腹中又不聚，要到東廁出恭去。兩手捧著肚子，往東廁一跑，不覺撞在梅公子的身上，跌了一跤，爬將起來，一摸，見是吊的一個死人，口中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快救人！」

連喊了數聲，裏面眾僧，俱不知是什麼事，大家只得出來，問道：「你因什麼事，大驚小怪？」化陀和尚說道：「那樹上吊著一個死人，你們去看。」眾僧一看，果然是真，只得進內回稟長老和尚。那長老聽說，口中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！」便即刻起身，隨著眾僧，來到面前。那些僧人，把梅璧解下，直僵僵攤在地上。長老吩咐快燒姜湯來。使者答應，拿了姜湯，把梅璧放在椅上，灌了一會，只聽得三關響了一聲。不一時，梅公子就醒了轉來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好苦死我也！」眾僧一齊說道：「此人轉來F。」只見大和尚走到梅公子跟前，問道：「你這位後生，小小年紀，因何尋此短見？我乃出家之人，與你無仇，為何在此作賤，是何道理？」

那梅公子聽見有人說話，便把眼睛一睜，只見一個和尚站在面前，又見眾僧站在一邊，便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小人乃異多人氏，只因隨主人進京，往山陽關經過，是我失于檢察，把主人的箱籠被腳夫拐了去，因此難以回船。主人家法厲害，若是回去，必無再活之命，故此小人進退兩難，是以尋此短見。非是坑陷師父，實實難存于世矣！又蒙師父救命，真乃再造之恩。只是小人身無半文，往何處去好？豈不是雖生猶死？不如做個亡命，倒也得個乾淨。」大和尚見他雖是下人衣帽，而骨格清奇，說話又婉轉，說道：「也罷，你且隨我到方丈來。」于是，眾僧執著燈，梅公子隨了大和尚，一直來到方丈裏面坐下，大和尚說道：「你也坐下。」

梅公子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小人怎敢坐？」大和尚道：「我們乃是出家人，有什麼統屬？坐下來好說話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人告坐了。」大和尚開口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方纔說回不得家鄉，見不得主人，你的主人是個什麼樣人？」梅璧道：「他是經商的。」和尚道：「依我說，著人去尋你的主人，我當面對他說，曉得你受了這個委屈，他必定不責備你的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師父這般吩咐，小人豈不感恩！只是我那主人，當面聽師父的金言，自然是依允的。若是小人隨了他回去，他想起許多行李等，住定然生氣責打。不若求師父大發慈悲惻隱之心，暫容小人在此棲身。倘若有雲開見日，再補報師父活命之恩。」和尚聽說，道：「也罷，此乃佛門之地，是人可以安身，況你又是落難之人。只是雞兒不吃沒功之祿，你平日在家所幹些何事？」梅公子道：「小人隨著主人，也不過是抹桌拂椅，澆灌花草。」和尚道：「原來你是個斯文中之人，你必定識字。你寫幾個字，與我看看。」

梅公子聽說，見旁邊桌上，現有筆硯，便取過一張紙來，提起筆就隨手寫幾個大字，遞給老和尚。和尚接過看了一看，卻是寫的四個楷字，是「壽庵禪寺」。

和尚贊道：「果然好字！」又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哪裏人氏？從直說來。」梅公子隨口答應道：「小人姓王名喜童，乃江南常州府人氏。」和尚道：「你就叫王喜童麼？從今為始，自後都叫你是王喜童。」於是，梅良玉住在壽庵寺內，連門也不敢出，早晚收拾些盆景花草。況這個和尚又不逢迎施主，又不愛財，所以，梅良玉住在寺內，並沒有糾纏，倒也清閑。把那些盆景花草，都修理得好，盆盆可愛。

且不講梅良玉的安身。列位，可知那和尚的出身嗎？他乃是本府第一個大鄉宦。弟兄二人，他愛習武，兄弟習文。他少年時，曾中了一個武探花及第職，特授御前保駕的都尉，官至三邊總制，與那胡虜韃靼交兵，屢戰屢勝。那韃靼見了，失魂喪膽。天子見他屢建奇功，升為當今提調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又加兵部尚書之職。他自到京之後，見天子信用奸邪，對那盧杞等十分壞愛，誅斬忠良。他思想在邊關殺戮過多，便棄職掛印，往天臺投師，削髮為僧。他俗姓陳，名曰高字大忠，法名香池和尚。他兄弟乃吏部尚書，名東初，現任在京師。

閑話少敘，書歸正傳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已有兩月光景。

那日，香池和尚正在方丈閑游，看那些盆景。忽見管門僧人進內稟道：「二老爺要看師父。」和尚還未答應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兄長，小弟今日特來相看。」和尚說道：「愚兄失迎了。」二人攜手同入，方丈見禮坐下。沙僧捧上茶來，二人用畢。隨來的家人，俱過來磕頭，閤寺僧人也過來見禮。香池大師問道：「賢弟幾時回來的？」東初答道：「昨天纔回。聞得兄長在此寺內安禪，故而特來進謁。連弟媳、侄兒、侄女，都來拜見。」香池道：「賢弟來到，是手足之情，何勞弟媳、侄兒、侄女來者？」

二人談心，不一梅良玉走來，看見二人形容一樣，便止住了腳步，站在一旁，聽他們說話。香池道：「兄弟，我常愁你伴君王如伴虎，但是我緇衣草履，到得個沒憂沒辱，你今日回來，真正是知足不辱。你今日來看我，卻見了同胞手足，也是千朵桃花一樹生。」陳公道：「說哪裏話來！為弟的昨日到家，只見園亭倒塌，花木殘敗，怎似兄長這等清高？但為弟的福淺，不得如兄長之見識，但弟居官，難瞞兄長之見察，亦非不忠之故，只因被奸賊弄權將梅伯高陷害。佞賊將我保奏興師又為武將，那梅伯高先生不忿直諫，以致命喪黃泉。弟等削職歸里，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。為弟的觀兄長這些盆景，真正愛人，其實精微，不知出於何人之手？我弟家內收拾園亭，望兄長在我處點綴點綴，不知可否？」大師笑道：「賢弟云盆景精緻，愚兄幾乎忘了。我無意中得了一個孩子，此人姓王名喜童，乃是異鄉人流落在此，這些花草全然是他修理的，又寫得一筆好字，只愁他沒出身之地。如若賢弟要修理亭園，此人十分中用。」便叫道：「喜童來見過了二老爺。」因吩咐道：「你隨二老爺去，好生服侍。」喜童聽說，兩眼流淚道：「小人願隨大師早晚喚叫，也得報效。」香池道：「二老爺也同我一樣，我不日就要回山，那時沒人照應你。」

喜童聽說，依允，只得拜辭了大師，陳公又吩咐道：「你去收拾行李。」大師道：「他沒有鋪蓋行李，你回去送一副衾褥。」



罷。」陳公道：「兄長吩咐，敢不依從！」於是，二人又談了些家常，方纔辭起身。大師送出山門，陳公上轎，喜童隨了陳公的轎，一直回至府門。到了大廳門口下轎。陳公帶著笑臉，一直走進內室，望著夫人說道：「今日老夫往壽庵寺中拜見了兄長，得了一個小孩子。」夫人問道：「老爺所得什麼人，這等歡喜？」陳公道：「你見了那個孩子，也必歡喜。」此時，公子、小姐聽得帶了一個人回來，唧唧噥噥說道：「不知是何等樣人，爹爹這般喜歡。」言還未了，只見王正帶了一個俊後生，從腰門外走將進來。王正指著說道：「這是夫人，快磕頭！」

那後生磕了頭，復向公子也見過了禮，又見杏元小姐。梅公子偷眼一看，見她果然上下齊整，天姿國色。但見姿質美冶，姣艷容顏，不知那梅良玉怎生見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